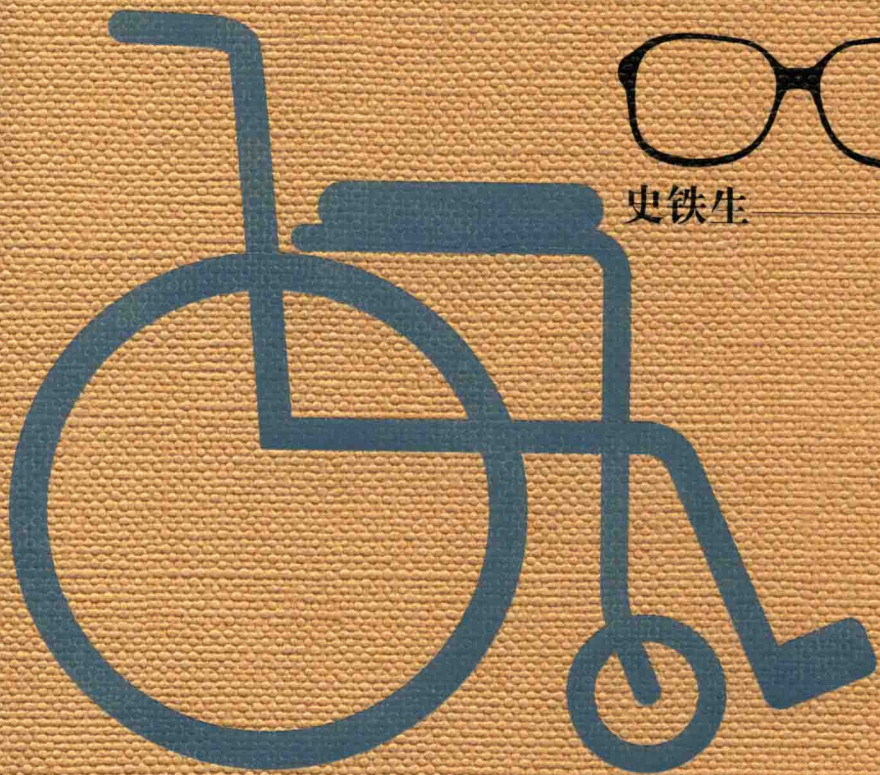


史铁生

著



扶轮问路



扶轮问路

史铁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扶轮问路/史铁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562-2

I. ①扶… II. ①史…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826 号

策划编辑 杨 柳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562-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弱冠即扶轮，花甲犹问路。
锋芒钝而折，迷途深且固。
曾问生何来，又问终归处。
苍天不予答，顾自捉笔悟。
偶成篇与章，任凭退与录。
但得一二钱，隔街送药铺。
钱本不足惜，命亦如摆渡。
方信有神恩，游心需乘物。
修行复修行，永恒复反复。

目 录

前言	1
太阳向上升起	1
花钱的事	7
智能设计	17
扶轮问路	24
老好人	33
放下与执着	45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	52
许三多的循环论证	63
文明:人类集体记忆	67
从“身外之物”说起	73
原生态	80
《立春》感想:价值双刃剑	86
种子与果实	91
乐观的根据	93

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	95
身与心	99
回归自然	102
喜欢与爱	106
看不见而信	109
“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	118
欲在	126
门外有问	134
理想的危险	143
诚实与善思	156
地坛与往事	171
附：想电影	281
猎人	283
算命	285
为无名者传	288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290
何宅	293
历史	296
不治之症	298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301
另外的地方	302
最后的练习	304
节日	306
遗物	308
希米,希米	311
永在	314
预言者	316
生辰	317
秋天的船	320
鸽子	324
不实之真	328
冬妮亚和尼采	330
葛里戈拉	332
我在	334
后记	336

太阳向上升起

当导演真是比当作家难。写作是个体经营，败了，顶多饿死一口儿。拍电影是集体项目，上千万的投资，数十人的生计，导演是集艺术与财政之责于一身。可艺术与财政从来就有冲突，前者强调个性，后者为求利润不得不迁就大众口味——这本身就像个悲剧：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值得同情。怕只怕一味求利，结果是火了一宗产业，灭了一门艺术。电影，尤其声色犬马、名利昭彰，不像写作，天生来的是一种寂寞勾当。然而大隐隐于市。在这汹涌的市场激流中，匹马单枪杀出个姜文来，直让人感叹造化不死。

姜文岂止是艺术家，更是位哲人。哲人，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学，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逻辑中周旋。先哲有言：“哲学不意味着一套命题、一种教义，甚或一个体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怎样的生活方式？善思考，或如柏拉图所说：爱智慧。怎样的激情呢？爱，或如艾略特所说：爱是一种折磨。折磨何来？不能容忍

生活总就那么“白云千载空悠悠”，而要探问那云空之处的悬难。张越说：能根据不同时期的作品，看出其心路历程的导演，在中国只有姜文一个。此即折磨的价值。

姜文的前两部作品，已见那折磨之于个例。这一回，折磨走向了形而上——《太阳照常升起》，实在是说：如《浮士德》般的生命困境，一向都在人间。

两个年轻女人，在一块指向“路尽头”的标牌前分手，一个去完婚，一个去为丈夫奔丧，一个以为从此幸福美满，一个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头。这应该是故事的开始，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后。而影片的开头，实际是故事的结尾：多年以后，以为幸福美满的一个，生活陷入了无聊与委琐；孤守白头的一位呢，竟至疯狂，后随一条“满载光荣历史的河流”不知去向。

如果一、二、三、四地平铺直叙，二〇〇七年只会像以往一样，在众多惨痛故事的旁边再添上一个。而现在，四、三、二、一，中国影坛随之有了一个真正的悲剧。

最后一幕，太阳照常升起。谁说那是光明的尾巴？那是故事的开始呀！这可不是简单的倒叙。结束，等于开始，那是说：生活，曾经是这样，将来未必就不是这样。“太阳底下本无新事”，精神之路永远面临这样的悬难——尽头，或没有尽头，尽头必至无聊，没有尽头则难免疯掉。这也正是

浮士德博士的困境：停下来，灵魂输给魔鬼；总就这么走下去呢，可到底是为了啥？然而，大地上或现实中，生活似乎只提供这两种可能；即便发疯，生命也还是去如逝水，空若荒云。

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推演之：相互悖反的两种选择均属无奈，那才是悲剧。而来个清官即可化悲为喜的故事，乃愚昧的成果，只能算惨剧。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只能对之说“是”的处境。比如浮士德：你停下来，还是走下去？比如现在：飞速前进的利润与消费、飞速恶化的生态与道德，是可能停下来呢，还是可能永无止境？与黑格尔给出的境况相比，此一种两难，可谓悲之更甚——前者或仅及个案，后者却要我们大伙儿的命！《浮士德》的伟大由之可见。《太阳照常升起》的不同凡响，由之可见。

怎么回事，要命的倒是伟大、非凡？真这么回事，至少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这样。艺术家若都在现实中活得流畅，不觉任何荒诞，停步的人间就全剩躯壳了。科学、商政，各得其所，艺术凭啥吃饭？艺术，当是人类精神最敏锐的一处觉察，若只为年节添些乐子，则近于玩忽职守。唯当见识了精神的悬难，以及现实不断更换着新装的无聊与无

奈，人才可望成为如尼采所说的“超人”。“超人”，并非是指才能盖世、法力无边，而是说，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超越可口与可乐（譬如种种“大餐”），使精神不断升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是这意思。学习，不见问题怎么行？精神升华，不识其困境怎么行？

可是，单识困境，就行了？但这是不可躲闪的第一步。比如对姜文这部影片，大可不必人云难懂，就看也不看地自认智商也属低下。又有先哲说过：“不是艺术模仿生活，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自有其引领欣赏和启发思向的职责，若一味讨好票房，品位势必持续走低。而后，再看那悬难是在呼唤什么吧。张辉在其《德意志精神漫游》一书中这样提醒我们：“向歌德学习：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向前走’的时代，如何同时关切永远‘向上走’的问题。”——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这便是悲剧的意义。悲剧，不等于眼泪，更非教人沮丧。悲剧，把现实中不解的悬难彰显在我们面前，意在逼迫着我们向上看——看那天天都在脱离地平线、向上升起的太阳，是一个根本性象征。

《太阳照常升起》与《浮士德》的异曲同工，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为。然而，一个诚实又善思的人，早晚会跟大师歌德想到一块儿去。姜文依靠其敏锐的觉察，在局部的历史

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唯此才有象征。象征不是比喻。比喻，是靠相似事物的简单互证，比如指桑骂槐。再引一位先哲的话吧：“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另一世界，有吗？比如说就在你心里，在人们不息不止的盼念中。盼念，若旨在不断加强可口与可乐，就还是停留在此一世界。而姜文是以什么为比照，看穿了那无聊与无奈的呢？梦想，或向往。梦想或者向往，毫无疑问是指向着另一种生命状态。何东老兄有句极刻薄又极精辟的话：（在某些地方）总是没有梦想照进现实，常有的倒是妄想照进现实，或现实击穿梦想。

我妻子说，是“印象”二字，让她一下子看懂了《太阳照常升起》。诗，大都重视印象。诗性的根基是梦想。何谓梦想？恰如刘小枫的一个书题——《圣灵降临的叙事》。圣灵如何降临？简单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单靠记忆的回首，没有梦想插手，往事所以是死的。所谓永恒呢，即千变万化的当下，总与那梦想接通。这一接通，便不能满足于记忆的准确了，而是醉心于印象的天上地下，从而鲜活，从而全息，便有了象征的博大。姜文，固执地向那逝去的往事发问：这是怎么了，到底都是怎么了呀？幸好他不中理论的圈套，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过士行说：《太阳照常升起》处处透露出神秘的力量。刘小枫是这样说：象征，是

“无论你怎么看，也看不够、看不全、看不尽其意味”的。

向上升起，是太阳给我们的永恒启示。再经时日，这个不屈不挠的姜文又将会怎样升起，尚未可知。或可更少些愤怒，更多些平静吧。我是指影片的开头，现代的疯狂就像那条照常流淌的河水，其实是波澜不惊的。无可挑剔的作品是没有的，但这不是本文所涉之题。

2007年10月16日

花钱的事

据说，我家祖上若干代都是地主，典型的乡下土财主，其愚昧、吝啬全都跟我写过的我的那位太姥爷差不多：“一辈子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儿。”

据说，一代代瘦或不瘦的老头儿们，都还严格继承着另一项传统：不单要把粮食变成土地，还要变成金子和银子埋进地里，意图是留给子孙后代，为此宁可自己省吃俭用。那时候我父亲还小，他说他依稀还能记起一点那警惕的场面：晃动的油灯把几条挥汗掘土的人影映在窗上，忽觉外面有所动静，便一齐僵住，黑了灯问：“谁？”见是几个玩耍的孩子，才都透一口气，而后把孩子们一一骂回到各自的屋里去。

但随时代变迁，那些漂亮的贵金属终也不知都让谁给挖

了去，反正我是没见过。我的父辈们，也只因此得到了一个坏出身。

我怀疑我身上还是遗传着土财主的心理，挣点儿钱愿意存起来，当然不是埋进土里，是存进银行，并很为那一点点利息所鼓舞。果然有人就挖苦我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进而问道：“要是以后非但没有利息，还得交管理费，你还存不？”我说不存咋办，搁哪儿？于是又惹得明智之士唏嘘嘲笑：“看你不傻嘛，不知道钱是干吗的？”“干吗的？”“花的！不懂吗？钱是为人服务的。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最愚蠢的东西莫过于守财奴。”接着，还搬出大哲学家西梅尔的思想来开导我：货币就好比筑路、搭桥，本不是目的，把钱当成目的就好比是把家安在了桥上。

倒是我把钱当成了目的？等着瞧吧，还不一定是谁把家安在了桥上呢。

明智之士的话听起来也都不错，但细想，就有问题。第一：钱，只是花着，才是为人服务吗？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人花着钱，就不可能是钱花着人？比如说你挣了好些钱又花了好些钱，一辈子就过去了，那是你花了一辈子钱呢，还是钱花了你一辈子？第三：设若银行里有些储备，从而后顾无忧，可以信马由缰地干些想干而不必盈利的事，钱是否也在为人服务呢？我的意思是：钱是为了能花的，并不

都是为了花掉的。就好比桥是为了能过河的，总不至于有了桥你就来来回回地总去过河吧？

在我看，钱的最大用处是买心安。必须花时不必吝惜，无需它们骚扰时，就让它们都到隔壁的银行里去闹吧。你心安理得地干些你想干的事、做些你想做的梦，偶尔想起它们，知其“招之即来，来之能用”，便又多了一份气定神闲。这不是钱的最大好处吗？不是对它们最恰当的享用？就算它们孤身在外难免受些委屈——比如说贬一贬值，我看也值得；你咋就舍得让孩子到幼儿园里去哭呢？

贬值，只要不太过分就好，比如存一万，最后剩五千。剩多剩少，就看够不够吃上非吃不可的饭，和非吃不可的药，够，就让它贬去吧。到死，剩一万和剩五千并无本质不同。好比一桶水，桶上有个洞，漏，问题是漏多少？只要漏到人死，桶里还有水，就不怕。要是为了补足流失，就花一生精力去蓄水，情况跟渴死差不太多。

我肯定是有点儿老了。不过陈村兄教导我们说：“年轻算个什么鸟儿，谁没有年轻过呢？”听说最时髦的消费观是：不仅要花着现有的钱，还要花着将挣的钱，以及花着将来未必就能挣到的钱；还说这叫超前消费，算一种大智大勇。依我老朽之见，除非你不怕做成无赖——到死也还不完